



巴尔德斯著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上海译文出版社

[西班牙] 巴尔德斯著

蒋宗真 李德明译

尹承东校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上海译文出版社

Armando Palacio Valdés
La Hermana Sar Sulpicio

根据Aguilar, Madrid, 1962年版译出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西班牙)巴尔德斯著

蒋宗曹 李德明译

尹承东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 12.125 插页2 字数 268,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0册

书号: 10188·176 定价: (六)1.25元

前 言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文坛涌现出一大批作家,阿尔曼多·帕拉西奥·巴尔德斯就是其中一位负有盛名的小说家。

巴尔德斯(1853—1938)生于西班牙北部风景优美的阿斯图利亚斯地区奥维多省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童年时代的生活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十二岁时,他被送到省会祖父家读中学。毕业后,于一八七〇年随同父亲去马德里,并在那里进大学学习法律。在马德里,他和中学时代的相识、后来也成了西班牙作家的莱奥波多·阿拉斯(以笔名“克拉林”著称)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并与其他青年朋友一起创建了在西班牙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沙龙——“陶器店”。他经常去听著名文学家乌纳穆诺、巴列-因克兰等人的演讲。

到马德里后,巴尔德斯的兴趣和爱好开始从政法和哲学转向文学。从《小癞子》和《堂吉珂德》发表后两个多世纪来西班牙文学处于萧条之中。而在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二年,西班牙文学,特别是小说,又空前地繁荣起来,使他受到深刻影响。

巴尔德斯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写评论开始的。他曾担任《欧洲杂志》社社长,也写过一些故事。一八八一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奥克塔维奥少爷》。一八八三年又创作了第二部小说《玛尔塔与玛丽亚》,获得很大成功。

巴尔德斯从此进入创作高潮,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间,他几

乎每年都有一部小说出版。表现反宗教题材的小说《修女圣苏尔皮西奥》(1889)，描写海上渔民生活的《何塞》(1885)，作家本人最喜欢的、记述他自己童年生活的《偏僻的山村》(1903)，描写道德唯心主义和人间爱情斗争的《玛尔塔与玛丽亚》(1883)，别具艺术特色的《李伯特船长的欢乐》(1899)，以及堪称为姊妹篇、被认为是作家本人传记的《里韦丽塔》(1886)和《玛克西米娜》(1887)，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影响最大，流传最广。一九三三年在巴伦西亚成立的“西班牙影业公司”的第一部电影脚本便是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

巴尔德斯连续进行文学创作达半个世纪之久，他的创作很鲜明地分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两个不同的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与巴尔德斯同代的文学家有巴莱拉、佩雷达和加尔多斯；第二时期有巴列-因克兰、乌纳穆诺、阿索林和巴罗哈。当现实主义占统治地位时，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他所描写的人物和世界都是取材于周围的现实生活的。巴尔德斯一直到晚年，在创作上都保持自己的特色。

巴尔德斯的全部小说，几乎都是根据自己的回忆和亲身经历写成的。他曾说过：“正如歌德所说，我的全部生命都溶化在我的作品里了。”在谈到巴尔德斯的作品时，西班牙著名小说家维森特·勃拉斯科·伊巴涅斯说过，他是“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之一”，“随着年逝月移，狂风掠去了我年轻心灵上的信仰；以前我所敬仰的许多名人都已声誉扫地，然而，创作《玛尔塔与玛丽亚》和《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艺术家的形象却巍然屹立”。巴尔德斯创作态度严肃认真，既不追名逐利，也不哗众取宠，“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在见到巴尔德斯之前，伊巴涅斯就已把他当作老师，深深地热爱他的作品了。

II

西班牙是宗教统治最早、最深的国家之一。在封建时代，天主教是西班牙的国教。教会拥有大量土地，并且在国家事务和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反对教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反对教会的思想统治，始终是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巴尔德斯在写作《修女圣苏尔皮西奥》时，西班牙的资本主义虽然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并且已出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组织，但是它仍旧是一个半封建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一八六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后制定的宪法曾宣布信仰自由，结婚不用宗教仪式。新政府还查禁了耶稣会，封闭了一八三七年以后建立的修道院。一八七三年一度成立的共和国甚至提出教会与国家分离。但一八七四年的反动军事政变又恢复了君主制，推翻了共和国宪法。一八七六年的宪法仍旧规定罗马天主教是国教，国家有责任保护教会的仪式和教士，禁止异教的游行和公众仪式。宪法用含糊的措词表示允许一定程度的信仰自由，实际上却继续维持天主教的垄断地位。因此，西班牙进步政治家和思想家仍须进行反对教会的封建统治的斗争，而进步作家也经常以宗教问题为题材来揭示当时西班牙社会的各种矛盾，揭露教会的反动和腐败，歌颂反封建、反对教会精神统治的斗争。《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就是一部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小说。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描写西班牙南方城市塞维利亚的一个“修女”如何在别人的帮助下，经过曲折顽强的斗争，冲破家庭和宗教的双重束缚，实现了自己的美满姻缘。这部小说成功地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

青年桑胡尔霍·塞费里诺遵从父命去马德里学医，但他对医学毫无兴趣。他热爱文学，写了许多抒情诗篇，获得了成功。后来因病去马尔莫莱霍矿泉疗养，遇上了也在那里疗养的修女

圣苏尔皮西奥，对她非常倾慕。修女返回塞维利亚时，桑胡尔霍随后追去。修女圣苏尔皮西奥是个家产富足、纯洁聪慧、热情奔放、活泼可爱的少女，她不屈从于母亲的旨意，不安于一辈子修道，而是渴望脱离修道院，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当她堕入情网之后，她的反抗的火焰就更加炽烈起来。小说的男主人公桑胡尔霍，为了与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结婚，混入修道院要求神父获准她还俗，结果遭到羞辱，被赶出来。不久，他又冒充一个从战场归来的穷愁潦倒的军官，找圣苏尔皮西奥的“继父”拉关系，并到圣苏尔皮西奥家所属的一个工厂当职员，以便取得其母好感，但没有成功。在修道院门前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之后，这对情侣深表同情的海纳罗伯爵（圣苏尔皮西奥的舅父）及其女儿依萨贝尔小姐将圣苏尔皮西奥接到他们家中，并批评其母图拉夫人不该强行把女儿关进修道院。圣苏尔皮西奥的母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同意桑胡尔霍的求婚，两位情人如愿以偿地结了婚。一场向旧礼教和禁欲主义进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西班牙社会中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对教会和修道院进行了嘲弄和揭露。作品中有两个场面写得极为深刻，极为动人。一是在修道院门前，宗教和反宗教两种势力对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展开了一场争夺战。二是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结婚旅行中，特意绕道去她曾经住过的贝尔加拉修道院探访，在一群羞怯的修女面前骄傲地宣布她已有了丈夫。这就将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揭示出来了。神父与国家权力机关勾结起来捞取肥缺等，在小说中也有所揭露。同时，作者站在同情的立场上，还生动地描绘了工人的贫困生活和艰苦的劳动条件。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通篇充满诙谐和幽默，有些章节带有讽刺意味。这一艺术风格不仅表现

在人物的谈吐上,而且熔铸在人物的外貌和性格之中,因而读完全书许久,书中的四十多个人物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面前,犹如一幅幅人物肖像跃然纸上。尽管自始至终伴随着读者的只有三、四个人物,但不使人感到孤寂、厌倦;相反,却与他们结下亲密的情谊,总是与他们共命运,同呼吸,既为他们爱情上的挫折而担忧,也分享着他们爱情的甜蜜。小说情节紧张中有轻松,忧愁中有欢快,严肃中有风趣,读起来使人爱不释手。

“另外,景物的描写十分出色”,一位法国作家在评论巴尔德斯的这部小说时这样说道。“读这部书,就等于日夜生活在塞维利亚城,犹如身临其境,并且衷心希望在那里定居下来。不过,读完这本书时,又感到怨忧,仿佛真的拿起火车票准备返回法国似的”。在巴尔德斯的笔下,塞维利亚所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风土人情描写得十分细腻,很有特色。作为北疆阿斯图利亚斯地区的作家,能够这般逼真地构画出南国安达卢西亚的“爱情和鲜花”之城塞维利亚,这不能不归功于作家对这座城市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在写《修女圣苏尔皮西奥》这部小说之前,作家曾于一八八四年去塞维利亚附近的马尔莫莱霍矿泉疗养。两年后,他在那里结识的朋友,又邀他去塞维利亚作客。他在塞维利亚只住了几个星期,却对这个城市描写得如此真切,以致“不少安达卢西亚人读这部小说时,竟以为我是他们的同乡。尽管这种误解使我感到荣幸,但并不使我感到骄傲。我是阿斯图利亚斯人,我愿意做阿斯图利亚斯人”。“通过我的小说,许许多多外国人爱上了塞维利亚,尽管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过这座城市”。

译者

1979.9.10

目 次

前 言	· · · · ·	I
第 一 章	到马尔莫莱霍矿泉去 · · · · ·	1
第 二 章	我认识了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 · · · ·	13
第 三 章	我爱上了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 · · · ·	23
第 四 章	舞曲和民歌 · · · · ·	42
第 五 章	到塞维利亚去 · · · · ·	68
第 六 章	在安吉塔姐妹的庭院里 · · · · ·	97
第 七 章	准备包围 · · · · ·	132
第 八 章	请你们原谅我隔着铁窗栏谈情说爱 · · · ·	167
第 九 章	我和一位好心的先生交上了朋友 · · · ·	182
第 十 章	我遇到了挫折 · · · · ·	206
第十一章	我去找帕卡 · · · · ·	234
第十二章	漫游瓜达尔基维尔河 · · · · ·	259
第十三章	一记耳光闯下了大祸 · · · · ·	295
第十四章	我成了小说的主人公 · · · · ·	325
第十五章	我又一次和马拉加人相遇 · · · · ·	340
第十六章	圣苏尔皮西奥的归宿 · · · · ·	357

第 一 章

到马尔莫莱霍矿泉去

我想讲讲我生活中的一段有趣的真事，尽管我缺乏写作经验，也许会把它写得枯燥无味。我要讲的事情是不久前刚刚发生的，它在我心灵上激起的反响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这大概会使我的叙述更加杂乱无章。渣滓尚未沉淀，就要来纵览我生活中这一重要时期并决定取舍，还要把这段秘史讲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显示出真实性，在它奇迹般的魔力下，我笔下可能留下的无数斑点大概是会消除和抹掉的。

最好我还是先和你们谈谈，我是个什么人，我的家住在哪里，以及我的身世如何。请你们注意听我讲吧。

我是加里西亚人。家住加里西亚内地。我出生在奥伦塞省一个叫博略的小镇里。我父亲是这个镇上的药剂师，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父亲给我积蓄了一笔财产。这笔财产如果是在马德里，那是不足挂齿的，可是在博略，它简直使我们称得上是富豪了。我在奥伦塞上了中学，在圣地亚哥攻读了医学系。父亲原本希望我成为一名药剂师，但是我对捣药、包药的事向来不感兴趣。另外，在奥伦塞上中学时，我发现我的同学们都把行医看作最高尚的事情，这使我下决心不干父亲的行业。这样，我一

读完自己的专业，就请求父亲准许我到马德里去，为获取博士学位再进修一年。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取得了他的同意。到了马德里，我非但没有把自己本来就掌握不牢的医学知识巩固下来，反而把很多时间浪费在咖啡馆里；更糟糕的是，我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它的爱好简直到了如痴若狂的程度。命运安排我下榻的那家旅馆里，还住着一位写些杂碎小品的剧作家，也就是说他只能写写小剧本一类的东西。这位剧作家和我结识不久，就给我讲了他对供观众茶余饭后消遣的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对我一向尊崇和看做至高无上的东西则表示极大的蔑视。同样，对数学、自然科学以及从事这些科学的人，他都不屑一顾。当我对他提起我在圣地亚哥的那些博学的老师时，这位叫做科良泰斯的诗人禁不住淡然一笑，那笑容不是表示轻蔑，而是表示很大的遗憾。有一次在咖啡馆里，他甚至当着另外几个文人雅士的面，硬要我再讲讲那几位老师，目的是要打消我对泰海罗和其他几位老师的敬意——我本来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杰出的大师。他们让我讲呀讲呀，我越是热情洋溢地赞美，他们就越是狂笑不止，窘得我面红耳赤，不知所措。他们笑够了之后，就改变话题，谈论起戏剧的事情。可是在分手的时候，其中一位却又对我说：“再见，桑胡尔霍，咱们再见，改日好好地谈谈您的泰海罗先生吧。”于是，他的朋友们又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玩笑甚至开到这样的地步，他们每次在街上遇见我，总要为泰海罗请安致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那一年，那些青年人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围着一张桌子，聚集在奥连特尔咖啡馆里。和他们在一起，只能议论讨论戏剧呀、喜剧演员呀。他们对一八三〇年以来上演的所有剧目都很熟悉，对在马德里上演的剧目百般挑剔，其嗅觉比起追捕野兔的猎狗来

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是插科打诨的能手，叫剧中人踩别人的脚，打落人家的帽子，东碰西撞，用杯子往人家身上泼冷水，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径，使剧院里笑声不绝。特别是他们有些人很善于安插滑稽的伏笔，通过一系列诙谐的误会，把剧中的人物故意弄得呆头呆脑，直到戏剧结尾时，有个剧中人才恍然大悟，高声叫道：“啊，原来您不是货物保管员，而是……的总司铎？原来您不是我的朋友佩雷斯的父亲，而是他的孙子？……时至今日，才使在下茅塞顿开！”

渐渐地，也不知为什么，那种认为世界上除了滑稽的小闹剧之外，一切均属可鄙的思想，也侵入了我的脑海。诸如天文学、化学、哲学、生理学之类都是故弄玄虚的学问，只有庸夫俗子才去钻研。对这些人，我的朋友科良泰斯和他的同事们非常俏皮地嘲弄过他们；或者象他们自己所说的，进行了一种讨人喜欢的嘲弄。从那时起，我一心追求着这种讨人喜欢的本领，拼命地要获得掌握这种本领的福份。但是我闭门冥思苦想出来的笑话和误会，没有能在奥连特尔咖啡馆里取得预期的成功。后来，我把他们请到自己的房间，用烟酒款待，把自己编的喜剧念给他们听，也没有一部作品得到他们的赞许。他们在抽足喝够之后，便津津有味地对拙作评头论足起来。作为一个老实人，我承认他们这样做是出自好意，但是我们是加里西亚人，同阿拉贡人一样，是有自尊心的。我并不服输，一部接一部地写下去，最后我的剧本终于上演了。这下子我可成了众矢之的。我本来应该放弃文学，可是我坚决没有这样做。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关于风土人情的文章。尽管分文稿酬也没得到，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科良泰斯郑重宣布，说“我虽然永远成不了人们所谓的剧作家，但是在描述文方面还是可以大有作

为的”。这一令人宽慰的评价在奥连特尔咖啡馆的茶友们那里得到了确认，使我高兴得简直要发疯了。从此以后，我孜孜不倦地描写展现在我面前的一切，好象上帝打发我来到世界上就是专门来干这件事似的。马德里和一些省的报刊开始刊登我的描情绘景的文章，数量之多，压得它们气都透不过来。我很快便成为这种文体的专家，就差一点没在名片上写：“抒情诗人塞费里诺·桑胡尔霍。”后来我到马德里协会^①去，朗诵了一首描写收麦的诗，贵妇们挥舞着头巾祝贺我，绅士们对我热烈鼓掌。

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想起法医学以及博士学位的其他课程呢！我回博略去过夏天，说服了父亲：我天生不是摸脉的材料，而应该用诗句去描写万物。父亲给了我一些钱，叫我第二年回马德里。我仍然象从前那样生活，继续从事我那偶然而幸运地选中的专业。但是由于整天静坐不动和缺乏规律的生活，也许是由于我不停地挥笔，直接影响了我的胃，在那个部位我感到不舒服，我得了胃病。我病得那样厉害，最后竟不得不决定春天到马尔莫莱霍喝矿泉水去。

我上面所说的那段有趣的生活就从这里开始。说实在的，我感到有压力，因为，用诱人的诺言来唤起人们对我所记述的往事的好奇心，这件事干得太不高明。总之，我干了一件蠢事，理应付出代价。如果你们讥笑我和我的狂妄自负，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将不会呆在你们身边听你们的讥笑，如同那个倒霉的晚上，我在埃斯拉瓦剧院被人打口哨嘘一样。那一次真是太可怕了！不过，我对于自己的写作才能还是深信不疑的。

一八八七年四月四日，我收拾好行装，急急忙忙吃完饭，就

① 指1820年至1823年由马德里经济学会成立的科学、文学、艺术协会。

去赶乘开往塞维利亚的邮车。和送行的人告别之后，站长吹哨子发出了开车信号，一列长长的火车驶离车站。这时，我察看了一下自己周围的乘客。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面色苍白的男人，约莫四五十岁，黑胡须，一双干瘦的毛茸茸的手。挨着他，坐着一位矮胖的先生。他的眼睛大而突出，刚刮过花白的连鬓胡子一直长到耳朵下边，面带笑容，象是很开朗的样子。那第一个人，从他那多疑和阴暗的目光里可以看出是一个性情抑郁，脾气古怪的人。火车刚出站，这个人就一边轻轻地呻吟着，一边脱掉了靴子，换上了便鞋，把海獭皮的帽子挂在行李架上，戴上一顶呢料便帽。

“您脚上长着鸡眼，是吗？”胖先生亲切地微笑着，用讨好的口气问道。

“没有，先生。”那个人冷淡地回答。

“啊……可是您脱靴子的时候在呻吟……”

“因为我有冻疮。”他显得更加不耐烦，答话时加泰隆尼亚口音很重。

“噢！……如果您生了冻疮，那是您自找的。”

这个加泰隆尼亚人感到既愤怒又惊奇，瞪了他一眼。

“是的，先生，那是因为您自愿如此。”胖子带着轻蔑而满意的神情坚持自己的看法，笑吟吟地注视着那个人的脸。

加泰隆尼亚人牵拉下眼皮，微微地摇了摇头，准备点燃一支香烟。

“是的，先生；您看我这儿，原来冻疮满厉害呢。”

他的语调还是那样轻快，面带微笑，好象在讲述自己如何到过北极似的。

“可是，我为自己配了一些药粉抹上……您看，一下子就好

了。”

“先生，既然您的药是为您自己配的，没有涂在我的冻疮上，我怎么能好呢？”加泰隆尼亚人说道。

“我是说，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给您这种药粉。”

“谢谢，我不喜欢用化学药剂。”

“化学药剂？我的药粉不是化学药剂，我的先生，它是纯草药配制的。”

加泰隆尼亚人狠狠地瞅了他一眼，然后将目光转向我，做了一个富有表情的鬼脸。

“这药一点化学药剂也没掺，它能治冻疮，也能退烧，还能治好肺病，当然，要在没有进入四期之前用我这种药。西曼卡斯发生的恶性高烧病已经根除了，肺病也绝迹了。村上的姑娘们都把我的药粉叫做唐内梅西奥药粉。”

一听到这儿，加泰隆尼亚人粗野地大笑起来，笑得这位好心肠的内梅西奥先生很尴尬。

“得了，先生，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药粉的效力，那也没什么关系。”

他有些生气，沉默了一阵；但是几分钟之后又憋不住了，重新打开话匣子，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缠住我们。问我们到哪儿去，什么地方人，从事何种职业，等等，等等。加泰隆尼亚人有时敷衍几句，有时干脆不理他。我完全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当他知道我是去马尔莫莱霍时，显得很高兴。他也要到那里去治疗尿道感染。

“那么，先生。”加泰隆尼亚人粗鲁地大声说道。“您不是说您的药粉包医百病吗？”

“是的，先生，差不多什么病都能治。”内梅西奥先生觉得有

些不是滋味。“但是和别的药合用，效果就更好。”

通过他的提问，我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加泰隆尼亚人是科尔多瓦省某镇新当选的预审法官，他是到塞维利亚去晋见法院院长的。他叫海罗尼莫·普伊格。这些就是内梅西奥先生从他嘴里所能打听到的一切。关于内梅西奥先生呢，他自己详详细细给我介绍了他的家乡、身世、家庭、性格以及与他生平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所有情况。他是西曼卡斯的一个财主，从小生长在那里，家中有妻子和七个子女，其中四个已经结婚。他把每个女婿和儿媳的性情都严肃而认真地给我们作了介绍，几乎讲了一个钟头。那位加泰隆尼亚人找个合适的时机，用外套做枕头，伸直腿躺下去，不一会儿就打起鼾来。我硬着头皮又听他讲了好一阵子，后来也就索性想自己的事，让他自己随便唠叨去了。

火车已经行驶在曼察原野上，一望无际的黑色平原从列车两旁向后方飞驰过去，把那布满繁星的闪烁着光芒的天球截断了。内梅西奥先生终于讲累了，打起瞌睡来，可是他并没有躺下的意思，仿佛一旦困意稍解，随时都准备把他的讲演继续下去。

火车停下了：“阿尔加马西利亚车站到了，停车五分钟。”一个人喊道。我从座位上跳下来，赶紧打开车窗，用焦急的目光望着黑漆漆的平原。这个站名使我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这里是曼察那位大名鼎鼎的堂吉河德的故乡。我，作为一个抒情诗人，尽管一向瞧不起小说家，认为他们没有抱负，然而举世闻名的塞万提斯的名字还是使我着迷。远方构画出阿尔加马西利亚村子的黑乎乎的轮廓，当中有座小塔矗立着，钟楼清晰地映现在黑色的夜幕上。可怜的塞万提斯！他在这里作为一个无名小吏曾被逮捕入狱，受尽凌辱；他一生中，到处受到欺侮和鄙视，仿佛除了同他作对的抒情诗人之外，再也没遇到别的人。

“喂，吹进来的风有些凉吧？”内梅西奥先生睡醒了。

“您要我把玻璃窗关上吗？”

“如果您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

“当然没有。”我一边说着，一边赶紧把窗子关上。“我刚才在看阿尔加马西利亚村，据说塞万提斯在这里被捕过，他把这儿选为他小说的主人公的故乡。”

“啊！塞万提斯！……对！”内梅西奥先生惊叫道，睁大了眼睛，表示他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然后，他坐到我对面，满有兴趣地问我：“塞万提斯是个很聪明的人，对吧？”

“不，先生。”我不耐烦地回答了他，随后躺下来，盖上毯子，睡起觉来。

火车开到德斯佩尼亚佩罗时，天开始放亮了。东方抹上了一道紫红色的彩霞，天空犹如节日一般使人眼花缭乱。远方的山峦披着绿装。由于困倦，我的双眼微肿，身上冷飕飕的。我通过车窗向外了望，看见了离铁路不远的维尔切斯小村。它风景如画，位于两山之间，仿佛座落在秋千上面，这秋千的两端被无形的绳索系在两个山顶上。

内梅西奥先生从位子上站起来，揉揉眼睛，马上又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他把以前在那条铁路上多次旅行中所发生的一切有趣的事情都告诉了我。在曼萨纳雷斯，有一次人家卖给他一杯变质的咖啡，黄油也腐臭了；另一次，因他迟到了两分钟，阿尔卡萨尔车站的站长不给他办理行李手续；还有一次，在门希瓦尔的饭馆里，耽误了他吃午饭的时间，于是，他——一位少见的无赖，把堂倌奚落了一顿，抓起餐桌上的东西带回车厢里去吃。他